稼村類藁

六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稿卷廿七

講義

元　王義山　撰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按伊尹此語蓋天下之責於一身而不辭如所謂非予

覺之而誰者此語尤緊切直以天下之愚由已當是時任天下之責者也湯大聖人也伊尹則曰其責不專在湯也嗟夫天下之人於伊尹乎何與而伊尹若是哉天下之大有一夫不獲者伊尹則曰時予之辜凡當時之不獲者皆未覺者也天下之人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伊尹則曰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凡當時之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未覺者也舉天下什百千萬覺矣而有一未覺焉若未甚害也伊尹若無所容其身自謂有餘

責矣此伊尹所以不曰予天民之先覺則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又直截謂非予覺之而誰伊尹凡二言予者蓋盡以其責歸諸已也以己之昭昭使人之昭昭盛哉伊尹厚待斯人之心也嗚呼不有先覺誰開我人夫人未有不具知覺以生者特所覺有先後耳先覺如伊尹豈忍視天下之未覺而若是恝哉孟軻氏謂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如此天下湯之天下也伊尹以湯之天下為已任若無與於湯者嗟夫天下固湯之天下也伊尹何

敢諉其責於湯而曰非我也湯學於伊尹湯亦待伊尹而覺也天下之任有重於此乎嘗怪韓愈原道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而伊尹則無與焉愈豈知道者張無垢曰堯舜禹以後湯以前全是伊尹接得來中間無伊尹斯道之脈果誰繼堯舜禹以後湯以前伊尹是一箇大接頭孟軻氏論道統五百餘歲而一傳自堯舜禹以至湯兼伊尹而言愈置

伊尹於不論非知道者真西山謂愈本不知道因作文以見道誠哉是言使原道而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伊尹伊尹以是傳之湯吾何尤嘗以書考之伊尹之先覺不特覺當時之人且覺天下後世自孔孟後以至近世大儒其格言大訓多出於伊尹五篇之書人但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習之說自夫子始不思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性習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剛健篤寔光輝日新其德日新之說自湯始

不思終始如一時乃日新則日新之説伊尹曾説來人但知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常德之説自易與詩始不思常厥德保厥位則常德之説伊尹曾説來人但知孝弟為仁之本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説自孔孟始不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説伊尹曾説來近世大儒有主一之説不思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則主一之説伊尹又曾説

來有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之說不思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則不二不三之說伊尹又曾說來若夫曰先知曰先覺曰天民其說皆始於伊尹真西山謂學之一字自說命始不知師之一字又學之所從出前乎典謨所未發而伊尹發之伊尹所以詔來世開後學者不特先儒不能外雖孔孟六經不能外也謂非先覺可乎然吾既責韓愈原道不及尹又深不取乎愈之不知尹為任道之重觀其上宰相書曰古之君子相其君

也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知有伊尹矣而止以相業稱豈知道者耶知尹者惟孟軻氏其言伊尹任天下之重者凡三既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又曰伊尹聖之任學者徒知所謂任而不知所以任嘗考之書伊尹言尹躬於太甲則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又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於咸有一德則曰惟尹躬暨湯夫言尹必言躬伊尹蓋謂任天下之重者身也吾豈敢私其身為已之

身身者天下之身也不然伊尹何以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所以言尹必言躬也不特言尹必言躬又曰惟尹躬惟者我所獨也前兩箇惟字其毅然自任畧不少遜即孟軻氏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誰猶所謂非予覺之而誰之誰後一箇惟字不過言與湯同一德而已即夫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惟伊尹三言惟尹躬而兩歸之已孟軻氏謂其任天下之重而又曰自自者人不能任而惟我獨任之謂也曾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曾子論任重而歸之道伊尹自任以重而亦歸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抑嘗於書而有疑焉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孟軻氏亦曰伊尹以堯舜之道干湯又嘗舉伊尹之言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夷考伊尹五篇之書曾無一語及堯舜豈偶遺之

耶抑告湯堯舜等語在逸書中耶不然傅說孟軻氏之說為溢美耶竊意湯學於伊尹非從事乎口耳之學而尚書所不載者皆不可言傳之妙也嗚呼伊尹任天下之重以身而所以覺成湯者當於何求曰在心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堯受之堯授舜舜授禹

三聖相授守一道也葢甞論之堯之授舜則曰咨爾舜允執厥中堯只說出一箇中字於是中之名立道之名未有也至舜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於中之外又說出一道字於是道之名立舜於道之外又說出一箇心字所謂性理等說未有也古今論斯道之相授受必曰堯舜禹至湯武則曰二聖人以征伐取天下豈知二聖人有功於斯道甚大皆堯舜禹之所未甞言近世真西山雖能爲湯誥發明而不及武

王武王泰誓中語學者又只作誓師等語讀過試與諸君詳之按尚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斯言也前乎典謨未發也千餘年後子思得之為中庸西山云中庸首章全是總括此數語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即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率性之謂道即若有恒性也修道之謂教即克綏厥猷惟后也讀中庸者誰知自湯發之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斯言也前乎典謨訓誥

未發也二千餘年後横渠得之為西銘西銘起語全是
總括此數句乾稱父坤稱母即惟天地萬物父母也民
吾同胞物吾與也即惟人萬物之靈也大君者吾父母
宗子即亶聰明作元后也讀西銘者誰知自武王發之
中庸子思所述先儒西銘與濂溪太極圖伊川易傳序
春秋傳序是四件大文字二書之作其原皆始于湯武
不特此也湯歸自亳作湯誥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
一人誥其在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滛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武王訪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彝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常也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彝也二聖人於書一則曰彝典一則曰彝倫彝之一字又前乎堯舜禹之所未發者謂非上聖人大有功於斯道可乎今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等語不特為子思中庸發端且為千萬世發出

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才如阿之長莪菁菁然也泮水之詩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釋者謂泮水泮宮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詩人詠人材之盛而取諸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嘗讀文王有聲之詩又知周家育材之盛芃芃然如芑也文王有聲不特為武功成而作其卒章則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曰莪曰芹曰芑皆非水不生活也嘗取

其詩而讀之一則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豐邑之名自此始一則曰作城伊淢作豐伊匹豐城之名自此始詩人之意盖謂周家人材之盛辟猶芑生於豐水之中然表記又謂豐水有芑武王數世之仁者何也周自文武以至宣王數世矣宣王當四方既平之後正新美士習之一機故詩人又以芑歌之是芑也即豐水之芑也至宣王則又采是芑矣今吾之豐雖與周之豐不同然其為育材則一也吾黨之士盍亦相與歌曰維豐之水兮

清且漣漪士游其間兮挹彼注茲維豐之水兮清且淪漪士游其間兮其樂無涯維豐之水兮清且直漪士游其間兮相與泳思又歌薄言采芑兮于此新田其芑伊何可茹而連薄言采芑兮于彼菑畝其芑伊何可擷而取薄言采芑兮于彼中鄉其芑伊何可掇其芳乃賡載歌曰昔我有周作邑于豐維我豐水與周攸同昔我有周作豐伊淢維我豐水與周伊匹矧是豐水芑生其中寔茂且繁長育之功為豐之士者繼自今以往以淵淵

即吾豐城而出之挽吾豐水而淬之劍得久貯於匣歟
吾邑之士勉乎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今廣文飽矣士且
柰何哉雖然一飯耳士豈為一飯而來耶孟子曰無恒

則禮有異宜然其為養則均也雖然此論養老耳至於四代之養士尤有當講明者焉或謂有虞氏所養止於老而不及士何則士之名典謨不載也三代始有士之名不特養老為然也或謂三代養士止於詩書禮樂養士之心而不及其身非不及乎其身也田井實為士之家各已授田矣當是時何士非民何民非士其聚於學也自食其食而無所仰乎官學校以養士之心井田以養士之身學雖無田而家有田嗚呼士而為三代之士

何其幸歟三代衰校庠序皆廢齊一國耳且欲養弟子以萬鍾校庠序雖廢而猶幸養之名存漢人謂夫子養其徒三千雖事不經載然養之一字猶可為來者勸漢以東精舍所建贏粮而從者動千百計唐興廣學舍千二百區盛矣然所以養者何居洪平齋謂士生三代之時教養一出於上士生三代之後自養而自學嗚呼士而不得為三代之士可悲矣嘗謂自校庠序既廢之後學之或廢或興田之或有或無姑勿論猶幸家塾存焉

雖自養自學然儒者所以三綱五常扶植天地以至于今家塾力也嗚呼三代以前無地無學三代以後無家無塾盛哉家塾之有功於斯道也惟洪既建郡學矣又建東湖宗濂二書院矣於八邑之屬又建學焉教之者既有其地養之者又有其資果何負於爾士哉然竊嘗惟夫今之所謂養士者每日質明羣弟子趨而入大冠峩如大衫襜如坐而竞言起而舜趨其秀而甚文也相與坐於堂之下皷而升颯颯如春蠶之食葉飯已則往

聞時也乾之九四或躍在淵舜歷試諸難時也至乾之九五飛龍在天舜為天子矣伊川此說竊以為未盡然也嘗謂乾之六爻唯湯武當之初九潛龍勿用湯在亳武王在西土時也九二見龍在田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武王觀政時也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湯德言足聽聞武王夙夜祗懼時也九四或躍在淵湯升自陑武王戰于牧野時也至九五飛龍在天湯武為天子時矣藝祖時王昭素講乾至九五謂今日正當此爻亦猶是也何以

見湯武當此一爻乾文言釋九四一爻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革命之革也晦翁謂此一革非細有仙凡之異舜揖遜之時也非革之時也革之時惟湯武當之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乾道乃革正湯武革命之時而龍在天則天下利見乎大人矣或曰乾之大人以飛龍言革之大人以虎變言何也獨不覩之乾乎乾之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以乾之功用極而至于天下平然萬國咸寧乃可以言天

下平之效有一不寧不可謂之咸亦不可謂之平矣必
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然後
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為帝臣便不
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
暨聲教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
暨聲教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我咸成文王功
於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然後謂之咸寧謂之
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丕冒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

下平必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謂之咸寧
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服便不是咸寧便不是
天下平必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琛然
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貢琛便不
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尊親
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不特此也天地之間萬國

而有一國不在覆載之内不特不謂之咸寧不謂之天下平亦不可謂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之下萬國而有一國不在照臨之中不特不謂之咸寧不謂之天下平亦不可謂大人與日月合明中庸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噫此乾所以統天歟天且統況萬國乎抑又因乾元而推元亨利貞四德矣先儒謂貞下起元愚謂此語猶淺不若云貞中有元蓋貞下起元則是貞已了元方來絶而續也貞中有元則是貞之往者未過元

之來者已續貞下起元是冬後遇春殼芽上占生意也
貞中有元是冬裏藏春穀種內含生意也試以剝復明
之復之陽生於十一月而復之生則起於十月之半十
月雖為純陰而下半月已有陽矣非剝盡而陽方生也
盖靜中有動正所謂貞中有元也後天圖所以位乾於
亥者盖已窺造化之蘊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户千門
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易生道也
生則烏可已故曰生生之謂易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之義何取乎謹按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釋之曰麗澤二水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古今二水相附麗而有真益者莫盛於洙泗不特三千之徒蒙其澤百千萬世而下且蒙其澤也雖然此師友講習也大江以西二水相附麗為郡有二臨水與汝水相附麗於撫撫則有南湖書院章水與貢水相附麗於

賴賴則有濂溪書院吾洪既建東湖書院矣又建宗濂書堂曰湖曰濂皆水也前乎此時二書院離而不合今宗濂附東湖相附麗也嘗讀而有感焉詩人長育人材多以水言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二章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釋者曰沚沚水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君子長育人材如沚之長莪菁菁然也泮水之詩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泮水薄

采其芹釋者曰泮水泮宮之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二詩言長育人材皆取於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然二詩止為長育人材設有長育而無講習人材雖盛不盛也學校莫盛於三代士之來游亦莫盛於三代三代之時有不談王道者樵夫笑之焉有三代之士而無講習之素哉想夫菁莪之長養泮水之涵泳何往而非講習也然講習二字不可滾作一處看講是講明習是習熟故士君子之學於易

當講明其潔淨精微者於書當講明其疏通知遠者於詩當講明其溫柔敦厚者於禮當講明其恭儉莊敬者於樂當講明其廣博易良者於春秋當講明其屬辭比事者而又習射以尚功習鄉以尚齒習其所謂屈伸俯仰綴兆舒徐者習其所謂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立如齊立時習坐如尸坐時習而又以論語之時習者習吾之學以坎之常習者習吾之教有講而無習可乎徒習而無講可乎信乎人不可以無朋友也雖然士君子之

學詎止此哉士君子之學其積也有源其發也無涯自泉之始達以至於彌滿六合自源泉混混以至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講習力也令吾於諸友遊於湖溪之上遐想子在川上之時涵泳乎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底意思所樂寧有既乎然則樂何在濂溪愛蓮者也蓮之盛莫盛於東湖濂溪愛蓮說作於宰南昌之日是愛東湖之蓮也宗濂令與東湖相附麗東湖之蓮又與宗濂共矣憶露之朝風之夕庸詎知濂溪翁不時爲蓮一來耶

嗚呼噫嘻蓮花之君子兮光風霽月之與俱繼自今願與溪翁共之濯清漣而不妖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潔兮出於淤泥而不染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節兮亭亭淨植不蔓不枝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可遠觀而不可褻兮牡丹之愛兮衆人之所趨菊之愛兮如淵明者已希蓮之愛兮千古一人吾濂溪列湖濂之士兮相與講於斯而習於斯使不能自潔以辱吾蓮兮得無愧於此水胡不曰彼澤之有菡萏兮伊若人兮有美濂何人哉

兮希之則是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聖人用舍行藏與天為一也顏子用舍行藏聽命於天矣聖賢氣象便有不同處然聖人所謂惟我與爾何耶聖人以已待顏子固有惟我與爾之辭學者以分量觀

聖賢不無去聖一間之異孟子論夫子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先儒謂便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底意思張無垢謂夫子仕止久速如春夏秋冬四時非與天為一乎或者則曰孟子於公孫丑言夫子仕止久速又於萬章言夫子速久處仕前一章先仕而後止久速後一章先速而後久處仕有以異乎嘗思而得之矣前一章所以言夫子之聖後一章指夫子去齊去魯而言今觀孟子論夫子去齊去魯一章去齊則曰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

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前一句直下便說可以速則速言夫子去齊嘗速也後三句却說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言夫子去魯之道也去父母國也不於此乎仕將奚仕哉不於此乎處將安處哉於此而不可久孰為可久哉夫子之出處何往非天也顏子則聽命於天矣顏子有王佐才而不得仕為邦之問四代之禮樂卒無所乎施至於陋巷人不堪真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子窮而在下惟天所命也士君子生斯世惟

子文楚之上卿執政也其為令尹凡三仕當進而進無喜色凡三已當退而退無慍色子文若曰君而我用其進非苟進君而我棄其退當勇退柰何其喜且慍哉先儒謂用舍無與於已進退各安所遇曽無幾微見顔面子文其君子歟嗟乎仕者人之所榮彼有一進而喜心生焉沾沾自足者淺之為丈夫也子文若曰時行則行於我何與焉子文仕至於三而無喜色大耐官職也已者人之所惡彼一退而慍心生焉悻悻然怒者小之丈

夫也子文若曰時止則止於我奚損焉子文已至于三而無愠色寵辱不驚也子文其君子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仕無喜色而在於三已無愠色仕者人情之所願欲也仕而喜人情之常也喜而不見於色深情厚貌者皆能之仕而復已已而復仕人情所甚不堪子文具奈何哉子文處人情甚不堪之時而甚安之若素所無者子文以令尹為楚之令尹不以為已之令尹此其所以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西山云士大夫進為難既進

矣退為難既退矣退而不忘君為難先儒謂子文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退而不忘君者也使子路則慍見矣論語第一章便說出一箇慍字以人不知而不慍為君子嘗証之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見是未有不慍者易之君子方且樂以行之子文出處與易合子文其君子歟嗚呼聖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已無慍色又在於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夫行事而可以告人者必其人無愧於心者也司

馬公云某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趙清獻公每日所行事夜必焚香告之天子文以所為之政告新令尹必其為令尹之時無不可告人者使其不可以告人則不告矣惟其可以告人俯仰天地浩無愧怍此所以三去三來有面目以見楚國之人者為其無愧於此心也子文其君子歟嗚呼聖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仁何也嗟乎仁豈易言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先儒謂子文雖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未得純乎天理之公而無

人欲之私故曰未知焉得仁未知是絶句未知此仁焉
得謂之仁鄭氏謂以知為智非也嗟乎仁豈易言哉使
子文遊聖門為聖門之子文不為楚國之子文則去仁
不遠矣惜乎其未也使子文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
之私則可以語仁矣惜乎其未也嗟乎仁豈易言哉然
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而許之以忠何也左氏謂子文為
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聖人不以忠與之而誰
與哉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雍也可使南面冉求

可使為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賔客言子路可使治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不許之以仕也然夷攷其時顔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顔閔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言未既有為東坡之歌者曰歸去來兮誰不遣君歸征夫非不指前路兮胡為皇皇欲何之三逕就荒松菊猶存童稚候門笑語嬉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兮但小窗

容膝閉柴扉噫雲出本無心兮其出未為非鳥倦方知
還兮其還毋乃遲不如歸不如歸去細和淵明詩左手
招濯翁高揖謝孺子兮歸歟歸歟歌闋有和而歌者曰
士君子所學何學兮窮之所養者達之所施彼荷蕢而
過門兮謂有心乎擊磬果何為嘆鳳德之衰兮又曷曰
來者猶可追比逃世絶人以為潔兮吾惡桀溺與長沮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兮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猗仕止
久速兮吾夫子所以為聖之時於是二子相顧而笑曰

君請擇於斯二者

稼村類藁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

元 王義山 撰

冊文奏劄

度宗謚冊

臣聞天地不難於模寫而難以盡其覆載之神日月不難於繪畫而難以狀其臨照之妙蓋有可擬議者功之淺末易形容者德之深所以名堯以放勳而放勳未足

以盡堯名舜以重華而重華未足以盡舜恭惟大行皇帝稟天粹之姿持日躋之敬粤自毓德青宮纂緒洪業念理皇付托之重而篤志三年之喪奉慈元怡愉之樂而竭誠四海之養用賢則不貳從諫則如流汲召耆舊蒲輪絡繹於山林訓飭牧守奎翰昭回於雲漢經帷講讀寒暑弗輟旰庭臨御中昃不遑斥絶美人允出獨斷抑制閹寺卓冠前代戚畹無横恩內廷無私宴宫室無所營繕服御無所增益佩服乎思無邪之訓以為正心

之本尊承乎毋不敬之箴以為應天之忱宗廟之祀將以寅畏雨暘之禱極其精純崇尚理學款謁儒宮待士則優禮加於前取人則詞章倣乎古一刑之議三宥而行一事之為衆好必察蠲租賦則農願耕於野弛關榷則商願出於塗褒諭將士謹固封守增口劵以給足軍食置機速以專領邉防故越十餘年而如歷一日於是日星著明乾象無盭風雨調協百穀用成天道順也田里安居靡有愁嘆閭閻樂業咸遂生息民心固也宮府

體一而奇衺者遠朝廷綱正而姦慝者消官聨肅也庶尹交修百職無曠僥倖者不得越紀而干恩廢黜者不得徇情而擠過上下定而法度舉也儒道昌明文治彪蔚詞章之粹黼黻乎皇猷庠序之盛弦歌乎郡邑教化行而禮樂彰也是皆尊先覺之賢如成湯之於伊尹守無逸之戒如成王之於周公用能志大有為履率無越奠麗陳教則肄用弘濟於艱難方將運乾剛之德迎泰治之機修車備器會東都而復境土鳴玉曳履開明堂

而受朝賀幅裂之地再混乎車書黔愚之民重歸乎版籍然後濯甘泉之烽偃靈臺之鼓銘旂常彝鼎同律度量衡使制作軼乎三王功烈冠乎五帝開太平之基遺無窮之福夫何白雲天仗絳闕宸遊遍車馭之難攀對羹墻而如割閔予小子未堪多難嗣有大統凛懼弗克因山有期同軌畢集列辟一辭太常合議以節大惠以揚鴻烈以見于南郊以對于天下人謀僉同帝意允協鏤以玉册藏之金匱昭示大公用垂無窮謹遣右丞相

薫樞密使臣某奉寶册以聞伏惟皇靈在天昭格如對俯膺駿典誕錫嘉祉奕葉丕承永永流祚嗚呼哀哉

乙亥三月上殿輪對

臣恭惟聖朝藝祖皇帝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以次輪對直書其事指陳得失既有以開千萬世之丕基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五月申嚴建隆百官輪對之制復有以建中天之洪業於戲盛哉肆我皇帝陛下當千一歲之昌期紹十五傳之正統聰明卓冠學問方新嗣歷之初

首以開言路為第一義天下莫不以建隆紹興時事望令日臣家世寒微學術膚淺四舉一第歷事三朝綴身班行叨竊踰分無以補報負此遭逢聖度天寬賢路日闢誠有以光先帝之德愜志士之氣遂俾愚臣亦獲望清光而抒愚慮風虎雲龍不世之遇此而不言臣則有負故敢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事有關於方今之利病者次第陳之陛下幸垂聽焉臣嘗讀易至卦之蒙而有感於今日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先臣程頤釋

不知彛倫而訪於箕子𢇁聖人之所以為聖而蒙以養正之功所繇驗歟蒙之六爻惟二五爻為吉者豈非六五之君能以巽順自居而以養正之學責望於九二之賢九二之臣能以剛明自盡而以培養君德輔成六五之聖蒙之功用大矣哉臣不敢泛引洪惟我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年之三月此幼冲時也當時呂公著奏曰人君即位之始修德之要莫大乎學也范祖禹言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於是開講筵置講官既命日赴

資善堂雙日講讀矣而夜分復輪一員直宿異時既御
邇英殿講無逸徹章矣而復詔詳録講義次日别進條
陳十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公著也取尚
書論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餘篇以進亦公著也言觀
文鑒古圖三朝訓覽圖可以見帝王美惡之迹者祖禹
也集仁祖訓典書以備觀覽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者
亦祖禹也蘇頌以為國家舊典大抵襲唐請釆進唐書
故事蘇軾以為陸贄論諫舉合事宜請取奏議進呈王

岩叟從容勸講其對聖問有曰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
心承當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此帝王為學之要
也夫人主之學非徒涉經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
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
之邃視聽言動無一非禮而後可也講學之人非徒曰
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罔匪正人而後可也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 如對神明 如臨淵谷雖深宮

禁密之地而惕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凛然若父師之臨乎前此學之所以成也哲宗皇帝聖學緝熈同諸儒勸講之功而程頥之告我哲宗則曰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此兩語尤為切要令觀頥之在經筵講顔子不改其樂一章曰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顔子乃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李氏魯國之蠹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若此非天下後世之龜鑑

乎至如閒宫中不踐螘則有顧推此心及四海之言又奏輔導少主不宜踈畧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顧之在經筵其啓沃者如此信乎君德之成就在經筵也元祐新政起司馬光於洛首言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畧舉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當時元臣碩輔其以聖學為重者又如此至如光之入相即以開言路為請疏曰近年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

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疾苦痛心疾首愚民往往怨歸先帝盖以言路之通塞尤治亂之所關其論風俗一劄則又以公卿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莊老之書流及科場亦相習尚口傳耳剽翕然成風乞下詔書戒厲内外他如進修身治國之要嚴居官久任之法縷縷言之以至論邊防利害則謂之文彦博輔佐四朝熟知邊情軍國重事願詢彦博以決之又如進安西邊二策則又曰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倉

乏於上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萬一激怒西人徼出一不
遜語則臣之策不可行矣光於未明入相之時應詔一
書已曰執政大臣所以輔佐陛下者未得其道輿所以
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也然則天下
之治亂不在宰相乎臣願陛下仰法元祐之盛責宰相
以輔聖政重經筵以崇聖德開蒙亨之治去蒙蔽之習
則今之德祐即昔之元祐也然臣又有不容已於言者
竊謂今日之初政固與元祐同今日之國勢則與元祐

異元祐初元詔范純仁呂大防條具邊計純仁以明探
敵情為對大防以敵無能為為言未幾而西使請和鬼
章就擒矣尚論今日之事勢不當以治亂言直當為安
危計也長江天險一葦杭之三百年社稷寄命督府陛
下當幼冲之年太皇享怡愉之奉軍國之事悉委中書
二三大臣拱手受成於督府日伺消息苟延旦暮設施
措置一切禀命而行昔聞邉聽於廷今則邉大廷細矣
不料督府師潰朝臣愕眙相視今日都堂聚議明日臺

諫上章言遷者非守言守者非遷築室道傍人各一喙
凡前日之聽命於督府者轉而歸罪於督府矣江上之
連城披靡長沙之重鎮孤危通國上下彷徨無措遷守
二議迄無定主但聞侍從某人適卿監即曹某人適祖
宗三百年待士大夫之厚今日獲報乃如此耶政府大
臣依違不斷臺諫諸人方且肆為大言各植私黨以妬
賢嫉善為能以假公行私為得以擠人揚已為巧因其
身居言路先遣其妻孥於數百里之外者是不以天若

祚宋存心矣謀已則善國將奈何彼為守之說者則為宗廟之重生靈之衆非可以一日棄不思京師浩穰之地衆大之區米仰於蘇薪給於嚴萬一有扼吾蘇與嚴則六軍萬姓何所仰乎又自南渡建都以來褰安一隅池壁湮圮深不踰尺褰裳可涉髙不過仞不梯可升一旦事出不測欲待种師道之至得乎遷之說固未易言也彼以遷為不便者往往又謂皇皇京邑天下本根本根一揺天下震動然而人主一身足以為天下之勢乘

輿所在所以繫忠臣義士之望懾亂臣賊子之心四方
勤王之師雷動雲合氣勢翕張彼之望風迎拜者不至
靡然從之也但恐某曰幸金陵某曰幸蜀距止渡河而
後議論定哉臣職司敎冑敢於肆言天下事萬死猶輕
然區區愚衷忱以為一祖十五宗之德澤方深億萬年
之天眷未艾猶有恃者所以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
切于今日之利病者痛陳于前願陛下擇於二者申飭
大臣亟圖之臣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讀胡安國春秋傳有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其中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元即仁也易曰元者善之長釋之者曰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父母之道也天地為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元仁也程頤曰專言之則一事合而言之則包義禮智三者易

六十四卦惟泰為得乾坤之元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
為地天泰泰之一字合三才而並言其曰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六五君位也中天地
而一人者也六五之爻曰元吉體乾坤之元以覆載民
者也易言元亨者四言元吉者十三言元亨利貞者七
姑畧言之得乾之離者為遏惡揚善以順天命之大有
得坤之巽者為順德積小以高大之升得乾之坎者為
作事謀始之訟得乾之兑者為辯上下定民志之履得

坤之震者為見天地心之復得坤之兊者為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臨放而準之使天得以清地得以寧萬物得以化生天下得以治平皆此元也自古帝王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未有所謂年號改元始於漢武帝始改為建元再改而元光三改而元朔四改而元狩獨不書元朔改元之由者蓋自建元至元封率六年而改元元光之後久無天瑞故六年而復更始然此特論武帝改元之始耳非謂人君即位之初必改元也恭惟藝祖

皇帝開無疆之基以建隆為初元又改元乾德時元年癸亥也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年之乙丑是年下詔其以明年正月一日為元祐元年嘗考藝祖皇帝之平江南平湖南皆乾德元年之事哲宗皇帝相司馬光雖見於乙丑即位之初然丙寅之春即下恤刑之詔下舉監司之詔絕內降戒搢刻政治條貫一一施行文彥博以平章軍國重事赴經筵皆所以輔成聖德而新美聖治也臣讀國史每嘆聖祖之業垂後裔神孫之功光祖

宗以緜延億萬年敬天之休恭惟聖朝春王三朝改元
德祐正有取乎藝祖皇帝之乾德哲宗皇帝之元祐臣
願陛下以藝祖皇帝哲宗皇帝之心為心今日之大臣
以趙普文彥博司馬光之心為心將見德祐之治復如
乾德元祐之時前乎千萬世之已往以此而續後乎千
萬世之方來以此而新車同軌書同文為父為母億萬
斯年又自今日始抑臣又有證馬高宗皇帝初即位改
元建炎五年改紹興孝宗皇帝即位踰年改元隆興其

說以為務隆紹興之政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
義非初意也後改元淳熙言欲致淳化雍熙之美十六
年光宗皇帝即位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
興意爾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為義亦非初意
也今德祐建元實有取乎乾德元祐之義非若隆興紹
興比也然論今日之事則不當以元祐望今日直當以
乾德望今日也藝祖皇帝聰明神武繼天立極創業之
始雖在建隆而消平僭叛混一區宇則在乾德今天下

事勢又有難言者矣火寢薪而有及然之憂澤滅木而有過涉之咎臣願陛下體乾之剛運乾之元以乾乾夕惕為心以自強不息為政書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元德天德即所謂乾德也皆純乎陽者也皆足以繫天命而守天位也方今之勢正病積弱惟乾健足以起之允若兹則將見為乾之保合太和為乾之萬國咸寧為乾之能以美利利天下盛德大業功光創造豈特元祐之治而已

哉惟陛下留神臣不勝惓惓

乾隆御覽之寶

稼村類稾卷二十